

# 北京 皇城往事

洪 烛  
◎ 著

BEI JING  
HUANG CHENG  
WANG SHI

我对北京的爱，是一张个人化的北京地图。  
我的足迹与文字，以及生命中的时光，  
曾经覆盖了完整的北京。  
这是我做了不止十年的北京梦。



# 北京 皇城往事

洪 烛◎著

BEI JING  
HUANG CHENG  
WANG SH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皇城往事 / 洪烛著.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5. 1

ISBN 978-7-5031-8497-0

I. ①北… II. ①洪… III. ①文化史—北京市—通俗读物 IV. ①K29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0775 号

策 划 王 毅  
责任编辑 王 毅  
出版审订 余 凡

北京：皇城往事

---

|      |                  |     |                     |
|------|------------------|-----|---------------------|
| 出版发行 | 中国地图出版社          |     |                     |
| 社 址  | 北京市白纸坊西街 3 号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邮政编码 | 100054           | 印 张 | 16.5                |
| 网 址  | www.sinomaps.com | 版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
| 印刷装订 |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 印 次 |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成品规格 | 170 × 240mm      | 定 价 | 32.00 元             |

---

书 号 ISBN 978-7-5031-8497-0/K · 5106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如有图书内容问题，请与本书责任编辑联系，联系方式：dzfs@sinomaps.com。

我1989年大学毕业来北京时，就有一个计划：为这座接纳我的城市写一部书。后来作为中国文联出版社的编辑，策划过一套《外省人在北京》的丛书，反响较大，北京电视台的《荧屏连着你和我》还请去做了一套叫《新北京人》的节目。当时观众们很喜欢这个“新”概念，似乎有一种找到了组织的感觉。我当时就在心里使劲了：一定要把北京写得更有意思点，写出本地作家写不出的那一方面——希望不仅北京人爱看（能发现一些他们日常忽略的东西），外地人同样爱看，而且在北京创业或计划来北京旅游的外地人都爱看。其实，我是想写出一个别人没写过或写不出的北京，当然，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彻底实现的。这本书是断断续续完成的，但即使是中断的时候，我也没有停止过思考、停止过体验。所以，在我的精神世界里，这本书又可以说从未间断过。可以肯定，这本书是在努力回避平庸，是我跟别人、跟自己较劲的结果。

如今，这本书已摆在您的面前。就是由中国地图出版社推出的《北京：皇城往事》。

2014年5月，中国地图出版社推出我的《北京：城南旧事》。我跟责任编辑王毅提及抽屉里还有一部关于北京的书稿，构思和写作了二十多年，至今尚



未完工。他催促我尽快完稿，和《北京：城南旧事》构成“姊妹篇”。甚至，未来若还有北京题材的创作计划，也可与《北京：城南旧事》、《北京：皇城往事》这两本共同组成“北京三部曲”。

责任编辑王毅最先读到《北京：皇城往事》部分书稿，可能为了鼓励我加把力气完成，夸奖这本书堪称地理和精神上的双重导游图。我也希望自己笔下的北京与老舍、张中行、林语堂甚至王朔笔下的北京大大不同。以上几个人，基本上都算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们写北京没有任何隔阂，或者说，他们写的都是作为故乡的北京。我没那种优越感，我是很认真地对待作为异乡的北京，一方面更冷静一点，另一方面也更有激情些。我眼中的北京是个披着面纱的贵妇人。王朔写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北京”是一绝，但写不了“老北京”。为什么？因为他对胡同里的事情不感兴趣。他是“喜新厌旧”的。这其实跟老舍恰恰相反。他写出了老舍没见过的另一半。我比王朔年轻，可我偏偏对自己没见过的东西也感兴趣。我是作为年轻的“外来户”写老北京的，写比老舍写的还要老的老北京。老舍笔下的只是清末民初的北京，我最远的写到了燕都，写到辽代开挖出“三里河”的萧太后。另外，那几位写北京的前辈，都是专业写小说或散文的，没一个是写诗出身的。这就给我留下个空位：他们用他们的现实主义去写，我用我的理想主义来写。我希望写出一个浪漫主义（或古典主义）的北京。

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我希望采集到历史所赋予的浓厚诗意。有些篇章，会下意识地以诗入文。这也许与我本身是一个诗人有关。我以前有过较长的写诗时间，后来写散文作品了，仍然希望能把诗歌的某些优势保留下来。我写这本书基本上是站在诗人的精神立场上，这很适合对北京的历史文化进行富于激情的咏叹，而且会比同类书多一层主观色彩。越是写客观的事物，越是需要作者流露主观的看法。诗人一般喜欢抢占制高点，而且最讨厌人云亦云，这种良好的习惯帮助我即使写一座万众瞩目的城市也力求挖掘出较多的新意。这本书既包含了对北京的公共认识，同时也灌注了我的私人感情。我注入的不是水，而是酝酿多年的酒。但愿大家读这部书即使闻不到茅台的气息，也能闻到

二锅头的气息。二锅头能把李白灌醉的。

我也很看重这种感情的真实性。我首先要感动的是我自己，这样我才能写出满意的文字。写完这本书，我很有信心地贴上自己的标签，它不会砸我牌子的。我曾开玩笑说过：这是年轻文人给古老城市写的一部大赋。至于用散文这种形式，肯定比用诗的形式要照顾读者一点。北京自古至今产生的最好一首诗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后来就少有佳作了。我想北京这座古都的历史乃至现实，都是很散文化的，很戏剧性的，应该把它表达得更充分一点，而诗的局限是太自我了。我希望举重若轻地写一部本身很沉重但读起来很轻松的书，这恰巧适宜于我写散文的右手。写诗时我一般是用左手的。右手适合跟描写的内容（历史）掰手腕。

责任编辑王毅问我，写《北京：皇城往事》这样一本书，除了耗费相当大的精力，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我回答：这可就多了。有心理的准备，慢慢调动自己的感情呗，让热水烧成开水，差一度都不行；有经历的准备，我在北京是边生活边写作的，当我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逐渐成熟了，我的文章也就瓜熟蒂落了；还有知识的准备，这反而比较容易，因为有感情基础了，我对有关北京的任何史料都挺感兴趣；当然还有许多日积月累的行动，最初几年我有空就拿张地图，骑着自行车到处逛，专挑那些名胜古迹仔细勘察，像挨个拜码头似的。后来就不带地图了。我自己快成活地图了。

作为一个谋生的人，我觉得自己完全融入这座城市了，甚至觉得它很适合我这种人的。当然，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一直在力图跟北京保持着距离，一种审美距离。就像少年时总偏爱在十米开外看一个女孩，那样才能为她写出诗来。我希望延长并保持那种一见钟情式的新鲜感，这将构成我创作和奋斗的动力与勇气。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这两大要求，北京都给予了充分的满足。人也许很容易找到最好的城市，但很难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城市。正是历朝历代一批批来京创业的外省人，扩大了“北京人”的概念。这也是我热爱北京的原因：这是最具有包容性的移民城市。

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刚来北京时候的梦想只实现了一半。至于另一半，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处于混沌之中，这才真正叫梦想呢，梦想就是你隐隐约约看得见它，又看不清它。我刚刚 47 岁，来北京才 25 年，如果梦想全实现了，活得还有什么劲啊。

从《北京：城南旧事》到《北京：皇城往事》，是两种风格，也可以说是一个转折，就是说从外转向内。总之，是从不同视角看待北京本地的文化底蕴和生存状态。

北京 皇城往事

# 目录

CONTENTS



## 北京：皇家气派 / 001

燕都：青铜时代的北京 / 002

辽南京：黑铁时代的北京 / 010

金中都：白银时代的北京 / 020

元大都：黄金时代的北京 / 030

明清紫禁城：皇气逼人的北京 / 040

社稷坛与太庙 / 050

中南海与钓鱼台 / 057

北京的海 / 065

景山 / 071

旧时王府堂前燕 / 077





## 北京：京华烟云 / 089

- 天子脚下皇城根 / 090
- 王府井变迁 / 093
- 四合院与大宅门 / 098
- 胡同与牌楼 / 103
- 塔影与人影 / 111
- 万宁桥与什刹海 / 118
- 北京的桥 / 123
- 烟袋斜街 / 127
- 钟鼓楼的前世今生 / 132
- 天坛与地坛 / 136
- 庙会与寺庙 / 141
- 名人故居 / 150
- 北京的公园 / 154
- 纳兰性德的渌水亭 / 158
-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 /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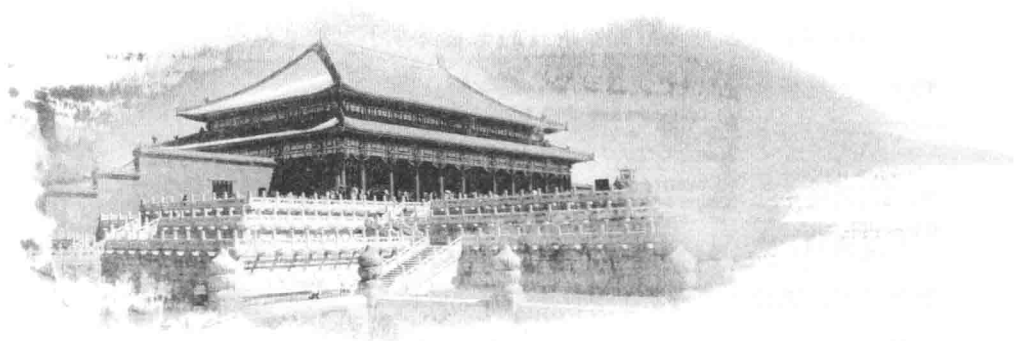


## 北京：帝都寻根 / 173

- 登幽州台歌 / 174
- 带不走的燕京八景 / 179
- 从皇史宬到图书馆 / 183
- 勒马长城 / 189
- 京杭大运河 / 200
- 京剧之光 / 207
- 老字号 / 215
- 八大胡同 / 224
- 古刑场：从于谦、袁崇焕到谭嗣同 / 235
- 民国国会会堂：孙中山与曹锟 / 243

后记 / 251

# 北京 | 皇家气派



紫禁城的前朝后廷、三宫六院乃至亭台楼阁，

据说都是严格遵循星象而排列的，

每一幢建筑物皆吻合了其所代表的星座在天空中所处的位置，

因而能彼此呼应。这说法真够玄妙的。

照此一说，紫禁城里的 9999 间房，不就象征着 9999 颗星辰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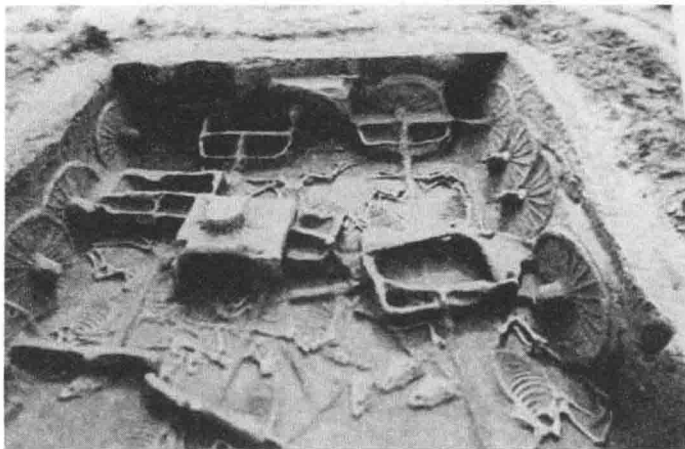
星罗棋布，能数得清吗？能数得过来吗？



## 燕都：青铜时代的北京

1974年，陕西临潼县的农民在距秦始皇陵不远处打井时，发现了日后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人们在北京西南郊的房山区琉璃河一带开始挖掘商周时期古文化遗址。这个遗址范围包括涸城、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等诸村，东西长3.5千米，南北宽1.5千米。它分为居住址、古城址、墓葬区三部。琉璃河（古圣水）在这里自北向南流，折向西南，继而又向东流，于是形成了一片河湾地带。就在这里有一段高平台（在今董家林村）。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地面上尚残存着一米多高的古墙体，后因农业建设而被平



整。经考察，此乃古城的北城墙，全长 829 米。考古工作者以此为线索继续钻探，又在地下发掘出东、西两面城墙的大部分墙基，还有两米多深的护城壕沟。古城的轮廓悄然呈现地面。城墙内侧的“护坡”基址，又与其东侧商末周初的墓葬区及西周时期的灰坑、窖穴、房基相叠压。尤其是在墓葬区（在今黄土坡村），共挖掘大、中、小型墓葬 300 余座、车马坑数十座。出土的蚌器、骨角器、玉石器、玛瑙器、陶器、原始青瓷器、漆器、青铜器及货贝等器物超过万件。

考古学家经过细致的考证，终于得出惊人的结论：琉璃河商周遗址正是古燕国的始封地，也是当时的燕都之所在。这无疑把北京的建城史大大地推前了。这样，北京的建都史可以追溯到 3000 多年前的西周初期。

远古时北京地区即有一个以“晏（燕）”为图腾、为族徽、为族名的大部落，可能是 1.8 万年前的“山顶洞人”或 1 万年前的“东胡林人”之余脉。殷商时，琉璃河一带作为原始的聚居地就已基本成形。根据《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的记载，十一年，伐纣至牧野，破殷入商宫，杀纣王后遍封功臣，“封召公于北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可见大约在周武王灭纣那一年（前 1046 年），燕国作为最早的诸侯国之一正式受封，而位于琉璃河的燕都恐怕也是在那一时期建造或定名的。受封于燕地的召公，是被周武王倚仗为左膀右臂的“三公”之一（另二人为周公旦、太公望）。他让大儿子前往燕都，就任燕侯，自己仍留在朝廷里参政、辅佐周主。

与燕国同时受封的，还有蓟国。它的都城大抵位于今北京西南部广安门一带。“武王克殷返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礼记·乐书》）蓟国的居民看来是黄帝的后裔，血统高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以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史记·周本纪》）蓟、燕本是近邻，然而随着后来的发展，此弱彼强，经常因为边境问题打架。直至公元前 8 世纪的春秋时期，蓟国被燕国吞并，蓟都也就“声明作废”。燕国后来迁都蓟城。到了战国时期，燕国跻身于“战国七雄”的行列。燕将秦开大破东胡，辟疆拓土千余里，接着，燕国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



平、辽西、辽东五郡，并修筑了后来成为秦长城一部分的燕长城。燕国长胖长高了许多，“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陀、易水。”（《战国策·燕策》）秦灭燕后，将广阳郡的“政府部门”设在原燕都蓟城。西汉的卢绾父子，先后被高祖刘邦封为燕王，皆以蓟城为都。从东汉至隋唐五代，蓟城长期作为幽州府所在地。辽南京及金中都，基本上也都是在蓟城遗址上改建的。

今广安门一带，古蓟都所坐落的位置，矗立着一根巨大的石柱。它是为了纪念北京 3000 多年的历史。这同样说得过去。不管是琉璃河的燕都，还是广安门的蓟都，从时间概念上皆意味着北京的建城之始。况且自公元前 8 世纪，两者在“名分”上既相互交叉又相互重合了。它们是今日之北京在 3000 多年前的两大雏形。或者说，是 3000 多年前的老北京。

我曾多次去踏访董家林村的古燕都废墟，凭吊那湮没的辉煌。这儿的风水真好：既有房山，又有琉璃河。爱山的“仁者”与爱水的“智者”都不会感到失望。而今，京广线铁路恰恰从遗址中部穿过，北侧又有车水马龙的京港澳高速公路。我本人，不经意之间也迷失于风驰电掣的时光隧道，回到了群雄逐鹿、马踏飞燕的年代。

城址的东侧，也就是今黄土坡村西北，是燕侯及贵族陵墓较集中的区域，占地面积约 5 万平方米。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出土殉葬品中，我最看重的还是青铜铸造的礼器、兵器、工具与车马器。这些青铜器大多铸有铭文或人名，为我们了解其出处提供了一定的线索。尤其那百余件青铜礼器，有一些甚至铸“匱侯”（即燕侯）铭文及族徽于内壁。当然，有的青铜兵器，如盾饰，亦



铸有阳文的“匱侯”及“匱侯舞易”之铭。

青铜器虽已锈迹斑驳，精致的文字、图案却凸凹有致、清晰可辨，象征着一个遥远的王朝的回光返照。我仿佛亲眼目睹了自己民族的青铜时代，以及青铜时代的北京，情不自禁地在采访簿上写了一首“自由诗”：

青铜器覆盖着青苔 / 不，不是青苔，是绿锈 / 锈迹竟跟苔痕如此地相似 / 使我充满触摸的愿望 / 不，不是绿锈，是它的皮肤 / 青铜器的皮肤是绿色的 / 所以，它的尸体，它的血与指甲，也是绿色的 / 我听见一个时代生锈的声音 / 只有划破云层的流星，才能产生 / 如此纯粹的碎屑。一场白热化的战争 / 在阵亡者的梦境持续 / 青铜器死了，可它身上的锈 / 依然活着，依然在缓慢地生长……

青铜时代的北京，曾经被掩埋在厚重的黄土之下，默默地生锈，悄悄地流泪或叹息。直至一柄考古的铁铲将其从幽暗的地狱里解救出来，重新出现在阳光的世界。在我眼中，波光闪烁的琉璃河，流的是液态的玻璃，抑或是熔化了铜汁。

琉璃河商周遗址发掘的古墓群，目前已用数字加以编排。52号墓的复尊、复鼎（复为墓主的名字），内壁所铸铭文，讲述了墓主复接受燕侯赏赐的货币、礼服及男女奴隶。53号墓的攸簋，讲述燕侯给墓主攸赏赐过奖金（货贝）。251号墓的伯矩鬲，通身浮雕牛头形花纹，盖内与口沿内铸有相同内容的铭文：“在戊辰，匱侯赐伯矩贝，用作父乙宝尊彝。”253号墓的董鼎，体积为目前北京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礼器之最。它通高62厘米，口径48厘米，重41.5千克，铭文4行26个字，翻译为白话大意为：董奉燕侯命令，前往宗周，向太保（召公）奉献土特产食品，太保给了赏钱；董受宠若惊，因而制造此鼎以铭记。在同一墓中，尚有圉鬲、圉方鼎。它们讲述圉作为燕侯特使，出席周王室的喜庆典礼，并受到周王赏赐，返回后又被燕侯奖励的史迹……这些作为殉葬品的青铜礼器，几乎每一件都收藏着一段真实的故事，表达了墓主生前在工作方面的成绩，以及他们对“领导”（或周王或召公或燕侯）的感激之情——简直生死不忘。嘿，那时候的人，真挺懂感恩的。



值得一提的是 1193 号墓（1986 年发掘）。它形制独特，规模超群，墓室四角各延伸出一条墓道，二层台四壁立有山字形漆盾牌。商周时期凡有墓道者，必为贵族墓；看来这拥有四条墓道的墓主，绝非等闲之辈。此墓曾被盗，但盗墓贼慌乱中仍遗漏了青铜礼器 3 件，青铜兵器、车马器、工具、骨角器、蚌器、玉器、漆器、货贝等 200 多件。仅据此就足以推测墓主之高贵。3 件青铜礼器中 2 件有铭文，一件为双兽首耳，衔环，下腹部有兽头形鼻，全身各部位分别装饰圆形涡纹、凸弦纹和凹弦纹；另一件鼓腹分裆，有四柱足，鸟纹与蝉纹参差分布其身。二器盖内及口沿处，皆铸有内容相同的铭文（俗称“对铭”）各 43 字，在当时算是“长篇大论”了。铭文以“王曰太保”开头，很明显是周王对太保（召公）的直接评价，而且以表扬为主。“这和过去发现的铭文为‘侯……’为首的语句相比，显然在等级上又高了一层，因此，它的研究价值与解决史实的分量，也就举足轻重了。难怪一些行家里手，见到此二器的铭文后，都为之一惊。”（雷少雨语）铭文中尚有“命克侯于”句，这足以判断墓主是一位名叫“克”的燕侯。有人认为克正是召公的大儿子，为第一代受封燕侯。这位周初燕国的“首席执行官”，在地下长眠 3000 多年之后，终于“挺身而出”，证明琉璃河确为燕都所在地；同时也把青铜时代的北京，像特写镜头一般，一下子拉近并放大在我们的视野里。

燕国安在？燕都安在？燕侯安在？长期折磨着考古学家的一系列问题，终于解开了。而这依靠的是青铜器的帮助。

根据黄仁宇的观点：殷商之人可视作“商民族”。因为他们垄断冶制青铜的技术，采取集中生产的方式。青铜生产由国家监督，铸造出的青铜器皿非兵器即礼器，因而不仅在军事上占优势，还保持着信仰上的向心力。这使其他民族望尘莫及，只好臣服。这我相信。一贯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的商纣王，不是还发明了炮烙之刑吗？那残酷的刑具（用炭火烧红铜柱以炙烤囚犯），该算是特殊的青铜器吧？武王伐纣，属于“逼上梁山”之举，若反抗得稍迟点，恐怕自身亦成“炮灰”。周王朝的建立，无形中倒促成了原始的北京城（燕国的都邑）的诞生……根据已发掘琉璃河燕都故址所得出的结论，

北京市文物局正式宣布：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那一年）为北京建城之始。也就是说商周改朝换代之时，北京的建城史拉开了序幕。首先登场（“抢镜头”）的，是西周的权臣召公和他的大儿子（第一代燕侯）。他们是北京历史上最古老的“男主角”。

黄仁宇还认为周的青铜铸造技术不及于商：“从出土实物看来，自周代商之后，青铜的制造设计大不如前。”周王朝铸青铜器稍显粗糙与生疏，却出色地创造了改变中国面貌的封建制度，尤其擅长将封建与宗法关系结为一体：“每个诸侯的疆域内，必须有宗庙，它成为地区上神圣之殿宇，其始祖被全疆域人众供奉，保持着一种准亲属的关系（所以时至今日，很多中国人的姓氏，源出于当时部落国家的名号）。在疆域内不仅公侯伯子男的名位世袭，即主持国政的卿及大夫也仍由指定的世系所把持，他们在周朝成立时，即各在领地内拥有地产。他们也兼有军事领导权。在周朝的前期，世袭的武士兼统治阶层，与一般人众有别。”（引自《中国大历史》一书）琉璃河的古燕都，一定也投映着那初始缔造的封建制度的倒影。我在那一片废墟之中，寻找着当时的宫殿、宗庙、兵营、广场或手工业作坊的痕迹。

井然有序的西周在前771年被北方游牧民族（戎人）摧毁，随后出现的是混乱不堪的东周。看一遍《东周列国志》就全明白了。经过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和战国时期的诸侯混战，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中国。他只保留了嫡系部队的军事装备，而将其余六国的青铜兵器全部收缴，并将它们熔铸成12尊金人（青铜的巨人），让这些金人在皇宫周围“站岗放哨”。这简直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青铜时代，结束了！秦始皇领导着的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难怪不愿做亡国奴的燕太子丹与刺客荆轲，会把秦王嬴政视为大独裁者呢。

青铜时代确实也该结束了。其实，在战国末期，铁器就开始出现。作为新时代的骄子，初露锋芒的铁器，逐渐取代了老态龙钟的青铜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摧枯拉朽、披荆斩棘的秦始皇，带有生铁的品质。秦国势不可挡，而被其所灭的六国，早已铜锈斑驳、摇摇欲坠。





纵然如此，我依然很怀念那个青铜时代的北京。很怀念那个活了 800 多岁的燕国（前 1046 年—前 222 年）。

在战国七雄里，燕国不是好欺负的。前 316 年，齐国的军队攻破蓟城，杀燕王哙，“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占领燕国整整三年。在此期间，受奴役的燕人闹起了复国运动，将在韩国为人质的燕太子迎接回国，同仇敌忾地进行抵抗。齐国只好“以土地换和平”，撤走了部队。燕太子继位为燕昭王，他发誓报仇雪恨，四处招兵买马。经过 28 年的养精蓄锐，国富民强，“有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粟支十年”。前 284 年，燕联合秦、赵、魏、韩、楚五国之师为帮手，共同伐齐。燕昭王派乐毅为上将，统率“多国部队”与齐军战于济西。齐军溃败，另五国即班师还朝，只剩下燕国一支孤军。燕国军队不愿见好就收，而是长驱直入痛打落水狗。一口气攻下齐城 72 座（包括齐都临淄），将齐国的“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帜），植于汶篁。”好不威风！看来燕昭王的报复心，不比那位卧薪尝胆、以三千越甲吞吴的勾践逊色。燕军以牙还牙侵占的 72 城，直到燕昭王死后，才被齐国收复。

燕国之所以反败为胜，因为出了个燕昭王。燕昭王之所以能扭转乾坤，在于他求贤若渴，广泛吸纳各界人才。梁人邹衍入燕，昭王特意为他盖了座花园别墅（碣石馆），以师礼相待。他还采纳了“参谋长”郭隼的建议，于易水旁修筑黄金台，置百金于台上，悬赏招募天下有一技之长的能耐人。燕昭王礼贤下士的明主风度，在七国间传为佳话。连乐毅、剧辛等中原豪士，也不辞旅途辛苦，千里迢迢地来拜见这位知人善用的“伯乐”。直到千百年之后，仍有众多的怀才不遇者，无限神往燕昭王的风采。譬如唐朝的陈子昂，在黄金台遗址长叹：“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李白尤其如此，既恨不能跟燕昭王生于同一时代，更恨自己所处环境的污浊及世人的“有眼无珠”：“燕昭延郭隼，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方知黄鹄举，千里独徘徊。”李白对当官的（包括唐玄宗）一向瞧不起。但可以肯